



好书的气息

张 彤

有意义”之类的歌曲。画片是连在一起的,折起来是一折,拉开很长,像手风琴一样。那样的画片售价一般一毛五。同学们都爱玩这种画片,父母却不给我买,大概是认为这些东西没什么价值,有钱不如买本书看。那时候家家日子都紧巴,零花钱基本没有,但是每天早晨会给我几毛钱买早点。为了买这种画片,我省一顿早饭或从每天的早餐里省出几分钱,总之是从牙缝里抠出两毛钱,凑够钱数买了一张,高高兴兴地玩。

爸妈见了,问这东西哪里来的,我就即兴编了起来:我说,是同学给的。妈妈问,哪个同学给的?我说,是一位姓马的同学给的。该同学与我不算特别要好,也不会时常来我家玩,我认为说这个同学不容易穿帮。妈妈又问,他无缘无故给你这个干嘛?我答,第一,是因为他哥哥也买了一张一模一样的;第二,因为我帮他写过一次作业,这画片是报答。这可真是编得天衣无缝。父母看了看画片,也没再说啥。

哪知,马同学在那个周日无事可干,居然溜溜达到我家玩。那时候串门找同学是常见的事,也没有打电话预约这回事,想去谁家抬腿就来了,我措手不及,也没有把画片藏起来。

马同学看到画片,格外喜欢,赞不绝口。我爸奇怪地问,这不是你送的吗?马同学说,没有啊,我自己都没有,怎么会送他。于是,就穿帮了。

父亲丝毫不顾我的面子,劈手夺过画片,扔到煤炉里当场焚毁。画片灰烬的模样,至今我仍记得清清楚楚。接着,母亲拿起缝纫机上的一把乌黑透亮的竹尺,将我摁倒在沙发上,一顿暴揍。一边打,还一边赞叹:编得可真圆啊!

后面的事记不太清楚,但以上细节历历在目,尤其那把竹尺是一切童年噩梦的起点。后来,我趁他们不注意,将那把尺子塞进沙发缝里,塞得相当深,再也没找着。当然,我妈又买了一把宽大的,仍然是竹子的,不过是黄色的。

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很会扯谎。韦小宝曾说,撒谎的最高境界乃是七分真三分假,细节处又不厌其详。那时候,我还没读过《鹿鼎记》,就已经无师自通了。但被那乌黑的尺子打过之后,好像天才遭到扼杀,从此之后,我遇到想编瞎话的时候,都免不了面红耳赤。

二十来岁时,我刚买了一辆车,那车很小,但有车就想出去玩。我与几位同事商量好一起开车去陕西玩。我星期天回家把这消息告诉了家里人,随即遭到强烈反对。他们

说,你那小车安全系数太低,想上哪儿玩,还是乖乖坐飞机去吧。母亲听到也强烈反对,我就搪塞说,再与同事商量商量,不行就坐飞机。

周三是商量好出发的日子,我们高高兴兴地开了我的小车,经轮渡,上日东高速,一路奔向河南。大概10点多时,母亲来了电话,问,你在哪儿?我说在车上啊。她又问,是不是开车出去玩了,我支支吾吾连个话也不囫囵,最后终于承认。她似乎不太高兴,说路上小心吧,你那车太小。放下电话,我发现已经出了一脑门的汗。车上的两位同事问我怎么回事,我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他们都笑话我,说你就不能告诉你妈,我们现在在去机场的路上,12点飞机飞西安。我说,我也想这么说来着,可是话到嘴边,竟然吐不出来!想来想去,大概小时候那把黑尺的余威还在啊!

我买《消灭巨人的杰克》时已丧失编瞎话的本领,不敢再说是哪位同学送我的,就把实情说了。自己擅自买了一本价格高达一块二的书,而且几天没吃好早饭,这不是错上加错吗?我瞄着缝纫机上那把新竹尺,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做好了与它再次亲近的准备。奇怪的是,爸爸妈妈都没怪我,妈妈仔细看那本装帧精美的书,说这本书真好。她看到封底上还有同一套的另外几本的名字,分别是《小人特拉克》《拇指仙童》《老虎、婆罗门和狼》《翘胡子国王》,当即决定把剩下的几本都买回来。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,可是这套书书店里并没到齐,于是,我天天去书店看,一直盼到其他几本依次到货,一买回家。紫色的“杰克”,橙色的“特拉克”,绿色的“国王”,黄色的“婆罗门”,蓝色的“拇指”,它们竖着插进书架时,比其他书都要宽,因此会从所有的书里跳出来,我一回到家就能看到它们。

《消灭巨人的杰克》是英国经典童话,前些年还被美国人拍成电影,同一套的另外几本也是欧洲和印度的童话故事,在当时除了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,确实也难看到国外的童话故事。这套书是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,它们的装帧与封面都有一种好书的“气息”。我相信是这种独特的气息使我免受竹尺之苦。我的父母既分辨得出书的好坏,也分辨得出品行的好坏,他们教我读书和做人,虽然偶用竹尺帮忙,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幸运。

这几年随着“微信读书”之类的兴起,买书的需求越来越少,偶尔遇到那种有独特“气息”的好书,仍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,这里面或许寄托着我对美好往昔的一丝感念。



■油画《勾栏瓦舍》陈杰

石板路蜿蜒,行走竹林隧道间,颇有紫竹幽谷深的感慨。雨滴打着竹叶,叶微弯,却不肯低头,水珠顺势滚落,有点“滴沥明珠碎”的惋惜。雨雾蒙蒙,水汽裹着竹香,满鼻腔都是青嫩的湿意。

竹子庵不仅有竹,还有更多不同海拔的树木,如松树、银杏树、枫树等,随着海拔升高,竹林渐渐落在身后,松树多了起来,道两旁松枝的香,伴着雨滴砸落泥土的芬芳,让人心旷神怡。掉落的松针,洒在登山步道的台阶上,为雨天防滑做了嫁衣,也为雨天登山多了份保障。

身在绿海,任细雨拍打,听流水潺潺,观云雾袅袅,过巨石下的小道让人屈尊弯腰,看山水画廊让人叹为观止。登临最高处,已不见人间烟火,满眼是云来雾往虚无缥缈,一副仙境模样,这景色不常见,雨天来竹子庵,值!

人常说,山不在高,有仙则灵。神仙居住的三清洞就在前方,虽疲惫,毅力还在,再登几十米不在话下。毕竟,不到三清洞,怎么会“不知竹雨竹风夜,冷对秋山那寺灯”的孤寂,没说的,继续攀登。

下得山来,才发现,因雨天打伞,视野受限,居然错过了竹子庵,当然,也错过一睹庵内千年银杏树的机会。不过,还能补救,等银杏叶变黄了,再去,定是另一番景象。

难忘的老张

李忠义

的大脑急速转动,努力搜索着老张的影子。

冬天的集市寒气袭人,几个汉子大声吆喝:“挖碗、挖碗,一块钱一碗。”一口大铁锅坐在那里,锅里的牛杂碎、牛骨头“咕噜咕噜”地蹿着浪花。汤水上加葱末香菜味精,香气浓郁,食客一拨一拨的。我常从这个摊前走过,不过,并没留意里面有没有老张。

“你认识我,也不请我喝碗汤?”我调侃他。

“你们公家人,谁喝那玩意?”老张讲起他的生意,发红的眼睛放着异样的光彩,“那东西闻着香,其实收拾得不太干净。”

老张常邀我去他家喝酒,我也乐意去听他拉呱。

“庄稼人苦啊,不比你们公家人。”老张说他种了几亩地,浇了几遍水打了几次药,收了多少斤麦子多少斤苞米多少斤花生,浇地多少钱打药多少钱提留多少钱。

“今年粮食不值钱,年底一算,剩不几个了。”老张干着一种类似于“杠力头”的营生,张罗着一帮装卸工干活。老张说,有一次给粮管所卸车,人家管饭,猪肉片子炖白菜,吃得饱饱的。

看着老张体重不过百斤的身板,我很是疑惑:“你能扛动100斤重的麻袋?”老张回答:“兄弟,不是吹,我上肩就走。”再次喝酒,老张比往日兴奋:“兄弟,我当小组长了,村主昨天才宣布的。原来的组长年纪大了。”他说他管了多少亩分口,负责下通知收电费、收提留,村里每年给他发400块钱工资。

“中学的徐老师,我们交往了好几十年。去年退休回城里老家了,好几次托人捎信让我去耍。”“医院张院长调走五六年了,回来就到咱家站脚。”这些话老张说了N遍。我暗衬着给老张办点事。待老张真的找我办事,却让我瞠目结舌。他儿子结婚,要我去迎亲“叫媳妇”。

风物小雅

雨游竹子庵

于世章

雨,淅淅沥沥,打在窗外的树叶上噼啪作响,一整晚没有停歇,寒露节气了,还这么秋雨缠绵,没完没了,青岛不多见。

上午10点多,还在下,不紧不慢,这给我出了个难题,今天的计划还能不能实现?

双节假期,怕堵,没计划外出,只想在市区,选择小众景点,满足一下出游的愿望,当然,也要有好的体验。

简单攻略一下,竹子庵成了首选。一来,网上风评不错,二来,孙子于明泽两天前去过,说是个不错的地方,值得一游,这坚定了我冒雨前往的信心。

竹子庵是青岛市竹主题公园,李沧区政府重点文保单位,是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的游玩场所,服务大众,不收费,禁烟火。

从字面理解,竹子庵里应该不缺竹子,竹林之中也应该有庵子。果然,进大门,路两旁,郁郁葱葱的竹林呈现在眼前,竹子的适应性强,特别是在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,竹子能够快速生长,形成茂密的竹林,而竹子庵的地理优势恰好为竹子的生长提供了便利。

道旁不时出现“禁止挖笋”的提示牌,说明竹子在这里生长得滋润,空气、湿度、土质给足了竹子生长的要件。竹林间



心香一瓣

父亲的玉米地

李京禄

秋后的原野,又恢复了一贯的平静。

从南北拉伸的高速上,放眼四望,成排的田垄袒露着褐色的肚皮,等待着新一轮的耕种。小麦的秋播还没有上场,玉米、高粱、大豆偶尔残存在土地的间隙,呈现出枯黄、浅绿,或者是淡赭,丰收之后的田野如同简净的印象派水彩画。

半个月前,华北的沃野里,还林立地矗着密不透风的玉米方阵。风吹过,雨淋过,太阳晒过,它们腰杆挺直,头上的红缨赤红,宽大的叶片四面漫延,骄傲自满地挂着饱满的玉米棒,将吸收了一季的天地精华,以果实的形象回馈这么多情而无私的耕作。

很快地,收割就进入了实在的姿态。过去那种左手挎篮、右手挥镰的小农方式已变了模样,大型机械的切割规模空前,它用铁嘴一吞,风卷残云,前头还是修长的玉米秆,转眼就在车屁股后吐出满地散碎的草屑,成为营养土地的新肥,质本清来还清去,完成了作为玉米的又一个轮回。

被机器粗暴地剥去老衣的玉米棒,在白色的内衣里闪过惊异的三两点金黄,或胆怯、或忙乱、或无奈,目光如水、仪态万方,如“过江之鲫”,争先恐后地涌进装运的车厢,等待着剥皮、去粒、曝晒、粉碎、揉捻、蒸煮,成为热气腾腾的粮食,摆上餐桌、入肠果腹、修成正果。

所有的劳作都被编进程序,有条不紊、不慌不忙。玉米从种植、成长到成熟、收获,一切都是预设,没有特别的事件注定要进入人们想要的结果。即使是遇到干旱虫灾,也大可不必太多的人工参与,农药喷洒、自动灌溉,今天的耕种对待这点小问题,简直是小菜一碟。

也正因为如此,缺少情感的调剂,缺少人工参与的玉米,少了更多的温情。在日常如水的岁月里,我喝一碗玉米粥,吃一块精细加工的玉米饼子,甚至是啃一根散发着诱人色泽的水煮鲜玉米,纵然再三地咀嚼,也品不出汗水的味道。失落之余,我饭后手端一杯绿茶,在城市水泥钢筋的书房里,手握鼠标,透过电脑屏幕,找寻昔日与父亲共同劳作在玉米地里的吉光片羽。

父亲的玉米地,那是他一季的梦想。从夏天麦子收获完成开始,他就脚不沾地地开始忙活玉米的全套“流水账”。要翻耕土地、要提前运肥、要选好种子、要备好人手,只要一场秋雨满足土地的墒情,就可以下种。土地早就平整好了,整齐无垠、松软适度,大的土块儿已被父亲用锄头敲碎,留在大地里的小麦根也都变得温顺。

玉米的播种是孕育新生命,对于终生务农的父亲而言,是一种很虔诚的事业。他在前面用锄头,一下一下地刨坑,纵横有序,像在排兵布阵。我在后面撒种子,一个坑两三粒,一把玉米填满五六个坑,一路小跑,撵着父亲不停地上下挥舞锄头。他笑着,感叹我的能干;他停下锄头,用手巾擦拭。汗珠挂在红铜色的脸颊上,晶莹剔透,和土地里的一串金黄相映成趣,在西落的霞光里格外温馨。

我的印象里,父亲的玉米地很少有风调雨顺的时候,天旱少雨,几乎成为常态。最初,父亲和我把汽油桶改装成水厢,用独轮车推着,到地头的水井里汲水。进入田间,松软的土地半吞着车轮,父亲在后面用力推,我用绳子在前面使劲拉,亦步亦趋,如朝圣一般在烈日下躬身行进。这甘冽的水,如同甜美的浆汁,用小水瓢舀着,一瓢一瓢灌溉着枯黄瘦弱的玉米苗。我和父亲的脸上都有汗珠滚落。

后来,天旱得厉害,午后的玉米地升腾着太阳炙烤的烈焰,禾苗在滚滚热浪中不断地叩头弯腰、低头求饶。父亲嘴上起了泡,他和邻近的几户乡邻在地头集资挖了一口浅井,租了村里的抽水机,没日没夜地蓄水灌溉。清冽的水像撒开蹄子的小马驹,跳跃着,欢叫着,漫过饥渴的土地,饱吸的玉米苗被激得一下子挺直了身子,生机当下焕发。阳光里的父亲灿烂地笑着,像是打了胜仗的将军。

清水滋润着玉米苗,也唤醒地里的杂草。父亲、我、家里的老牛,我们会早起在地里除草,我前头牵牛,父亲后头驾着耘锄,“哩哩啦啦……驾!”在洪亮的吆喝声里,深一脚、浅一脚地行进。玉米长得小腿高了,一天一天拔节,我能听到它们“吱吱”叫着伸胳膊、长腿脚的声音。

该给玉米喂饱了,它们长得比我都高,密密匝匝,风吹不息。我们穿上长衣长裤,头上戴着草帽,脖子上围上毛巾,全副武装、严阵以待,一头扎进蒸笼一样的玉米阵,随时抵挡刀枪剑戟一样锋利的玉米叶。饶是如此,一番劳作下来,全身四处都有划痕,再加上汗水的浸泡,奇痒难忍。父亲上下挥锄,在玉米根系处刨开小窝,我用手把白花花的化肥撒进去,用脚顺势理土踩实,防止肥力散失。沙沙作响的玉米阵很快就将我们吞没,在寂静幽闷、闷热难当的空间里,只有即将到来的丰收的喜悦,还有对未来城市的畅想,苦撑我疲惫不堪的身体。

中秋节前后,玉米终于丰收了。我和父亲最艰苦的手工劳作派上了用场。手掰肩扛、镰刀挥舞,丰满硕实的玉米棒一堆堆地摊放在田间地头,高大林立的玉米秆整齐地躺伏在热气腾腾的大地上。父亲眼里全是笑,他驾着牛车,穿梭在田间,玉米收成不错,一季的汗水没白费,土地从来不欺人,他很满足。从种到收,这些路数他做了一辈子,从来没有出过差错。他想不到的是,多年的劳作已经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身体,突然有一天,父亲在套牛车时,眼前一黑,晕倒在玉米地里。

在城市的房里,我无数次翻阅玉米地里的过往。农村、县城、岛城,求学、就业、成家,我慢慢养成了早饭喝玉米粥的习惯。我喜欢这纯粹的金黄色泽,喜欢这入口软香的感觉,我用心品味玉米面的每一个细节,不经意间就看到了玉米地里耕种的父亲,他累了一辈子,终于又把自己完整地交付给他终生耕作的土地。端起玉米粥,我与父亲依然有着精神的通接,蹉过岁月之河,历久弥坚。